

父亲的蓝图

□苗蕾

父亲是个做木材加工的小生意人,也是一个对生活特别有规划的人。他的枕边总是放着一个本子,上面记录着他生活的蓝图——他总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制定并不遥远的目标,并把这些目标一个个添加在本子上,每隔一段时间,便圈掉其中的一个或两个。

1996年宿迁建市,小小的宿城区自此便蹒跚起步。就是在这一年,父亲在城区的饮马堤边购地建房,我们一跃成了“城里人”。清晰地记得刚搬进新房的那一天,父亲长长地舒了口气,端起酒杯,哼着他喜爱的京剧,拿起枕边的本子,在第一个目标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圈。

当父亲拿起枕边的本子圈掉第二个目标时,我们家便拥有了一部电话。那个时候普通人家能装上部电话是很值得“嘚瑟”的事,比前两年拥有一部苹果6还值得“嘚瑟”。每当邻居家有急事需要打电话时,父亲总是说,去我们家打吧,不要钱。说这话时,总能看见父亲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。

电话刚装上不久,父亲便开始筹划着下一个目标——买辆摩托车。那个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。想出门办个事,还得自己有辆摩托车比较方便。

父亲拼命地挣钱,一边改善我们的生活,一边为了他自己实现一个又一个“目标”。那个时候小城很明显地在一天天成长,范围一圈圈放大,路和桥越来越多,人也越来越多,商品房正悄然兴起。父亲又坐不住了,他对着院里的压井抽了好几支烟,然后走进屋对母亲说:家里的存款一共有多少?咱们订套商品房

吧,装上自来水和抽水马桶,以后你就不用再抱怨这井水又浑又不卫生,也不用再摸黑去外面的公共厕所了。

一年后我们搬了新家,虽然没有了小小的院落,但是我们依然很开心。这之后,城区的商品房就像雨后的竹笋一样,很快地遍地都是,而且越来越高。

没过几年,父亲抽屉里的那个本子又翻了页,上面多出了手机、全自动洗衣机、42英寸超薄彩电、热水器、空调、汽车……这些物件像父亲人生道路上的一座座小“山峰”,父亲每攀越一个就给它圈上一个圆,然后又冒出一个,然后再圈上一个圆。

现在父亲老了,但是他依然坚持在他的小本子绘制他的理想目标,画下一个个小小的人生“图景”。但是与以前不同,以前画的都是一些“山峰”,而今,父亲描绘的却是一处处“平原”和“湖泊”。父亲画下它们时会忍不住微笑,因为那是他和母亲即将展开的又一场旅行。父亲说他的人生目标都一一实现了,剩下不多的时间要帮母亲实现走出去走的愿望。

站在城区四通八达的道路上,父亲牵着母亲的手说,我也得经常带你到城区各处转转,城区现在发展太快,地那么广,路这么多,不常出来走走,真怕哪天会在家门口迷了路,城区还有市里那么多风光带、生态园林、城市广场,还有游乐园、老年活动中心,我都要带你去看一看,逛一逛。母亲打趣地说,你这整日东走西逛的,你那小本本上就不想再记上点啥“伟大目标”?父亲哈哈一笑,老婆子,你别激我,那些现在都是儿女的事了。



木刻《魏尔伦》【瑞士】费利克斯·瓦洛顿

青石街 144号 NEW SUPPLEMENT

从前慢

□路来森

木心有一首诗,就叫做《从前慢》:“记得早先年少时,大家诚诚恳恳,说一句是一句……从前的日色变得慢,车、马、邮件都慢,一生只够爱一个人……”

每次读这首诗,我都沉溺,都伤感,都怀恋。是啊,从前的一切,都慢。

早晨,不用急着起床。先翻几个身,然后再抬头,看看纸糊的窗口,窗口大亮了,起身也不迟。人,起床了,立于庭院中,伸伸慵懒的筋骨,仰头看看天,看看院子周围的树,听听枝叶间传出的鸟鸣声。身体通透了,才去吃早饭。

出坡了。田间小道上,没有汽车,也没有各种各样的机动车,至多,是几架小推车;更多的情况下,是一人、一牛、一犁而已,或许,人、牛、犁的后面,还会跟着一

条狗,姗姗地走着。

到了黄昏,同样的情状,还会再次呈现;只是人显得有些疲劳,牛也显出一些困乏,那条狗,依旧是跟着;狗并不累,偶或,还会抬起头,汪汪地叫几声,向着四野,或者向着身(前)后的夕阳。

人,出坡的时候,庭院就空了。不用上锁,也无需上锁。庭院四周,扎满的是篱笆,篱笆上,爬满了扁豆蔓、丝瓜蔓。扁豆,开出的是白花、红花、紫花;丝瓜呢?则开着嫩嫩的黄花。一些蝴蝶,或者蜻蜓,就栖落在各色的花上,随风摇曳着。日子,在篱笆上流淌。

那个时候,日出慢,日落慢。慢了,一切,就都清楚、都明白;连天上落下的雨,都清清爽爽的;空中刮过的风,都潇潇洒洒的。

那个时候的时光真慢,慢出一些生命的闲适。

菊香东篱

□钱续坤

应朋友之邀,深秋觅得机缘在古镇东流小住两日。夜晚无事,随手翻当地的史料典籍,发现这里竟然是五柳先生写下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佳句的地方。

菊在乡间并不是什么高贵的植物。童年在乡村生活时,我对菊并不是十分偏爱,至少没有像对桃花、梨花、杏花那般欢呼雀跃——在生活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,这些花儿竟开过,意味着鲜美的桃、雪白的梨、酸涩的杏,很快就可以使人吃饱了。

后来闲翻诗书,先后读到韩琦“莫嫌老圃秋容淡,犹看黄花分外香”、苏轼“荷

尽已无擎雨盖,菊残犹有傲霜秋”、黄巢“待到秋来九月八,我花开后百花杀”等脍炙人口的咏菊名句,这才真正领略到菊花的风格。

既然菊花有着象外之象,东篱自然也有了意外之意。这里不妨大胆地揣测一下,五柳先生拈须吟哦的“采菊东篱下”,想必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或者详细的方位,他心中的东篱应该是“夕露沾我衣”的东篱,是“荷锄带月”的东篱,是“无我之境”的东篱。东篱有着五柳先生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,是他孜孜向往的一方乐土。

我铺纸提笔,很快草就了一幅《采菊东篱》的素描,素雅高洁的菊花,在与我的对视中颌首微笑……

微观

○○○

将爱

吴春萍

有这么个物理规律:作用力一定的情况下,面积越大压强越小;反之,面积越小压强就越大。推广到生活中,那么是不是两个人的面积加起来就要比一个人的面积大了呢?生活中我们经常要磨刀,其实也许就是这么个道理吧。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并不违背这个物理规律,而是一起遵从和顺应自然法则,那么就可以在人生的旅程中实现和促进生命的平衡与良性循环。

那么,为什么还不两个人一起来顺应这么个平凡普通的自然规律呢?还犹豫发啥愣啊?还是互相牵手吧,“生死契阔,与子相悦。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。”让两个人的面积来一起承受和化解生活中的种种压力,顺应自然,面积越大压强越小,压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小或者让它变成动力,若果真能产生这样的物理效应岂不更好……

冬

马从春

冬天的确到了,并且开始逐渐露出它狰狞的面目。墙上的日历只剩下薄薄的几页,秋天在向人类奉献出金黄的盛宴之后,与我们渐行渐远,忽然冬天。我是一个易于怀旧的人,总是喜欢执拗地沉浸在一些逝去的幸福里。我怀念春天的山花烂漫,含情脉脉。怀念夏天的浓郁芬芳,热情如火。怀念秋天的果实累累,情深义厚。然而冬天还是来了。先是寒风凛冽,再而雪花飘舞。原本活泼的小河,也不再唱着热情的歌曲,而是板起一张冷冰冰的脸。

还是欣然接受吧。万物自有它的规律,冬来春往,寒暑交替。短暂的歇息之后,将会有更精彩的呈现。

肥美

泥人

传统的五味是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。可前段时日,有科学家公告称发现了第六种味道——“肥”。肥,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味觉呢?发现这种味道的科学家这样比喻:它是咬多汁牛排时的感受,是一滴橄榄油的味道,有点腻,有点香。也有中文媒体把这种新味觉翻译成“脂肪味”。

肥的味道确很难用文字描述。就像一块五花肉,有人食之称腻,有人啖之称香,让他们各自表述,肥的味道肯定不一。而当“肥”味与各种味道混搭时,会强化其他味道并产生独特的味觉感受。简单说来,让你啃一块纯肥的脂肪你一定会很难接受,可能会作呕。但如果这种肥味是混杂在鲜、咸、甜交织的菜肴里,会让你大快朵颐的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好上那口肥美之味的。但我现在更加好得理直气壮。失了“肥”味的人生,会是多么单调扁平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鹅为什么是黄的

□陈凤兰

冬意已执着逼近。银杏树原本泛着绿意的黄色,渐渐变成鹅黄,金黄。一夜之间,“呼啦呼啦”地纷纷坠落凋零,铺就了一层金色的地毯。

“好炫的鹅黄,金黄!”我咏叹道。

“鹅为什么是黄色?”一起散步的小侄女突然抬头问我。我有些愣住了,不解地询问:“鹅为什么不是黄色的?”

已经上了四年级的小侄女哈哈大笑:“鹅,鹅,鹅,曲项向天歌,白毛浮绿水,红掌拨清波”,这首诗里面就说了鹅是白色,还有童话故事也是讲丑小鸭变成白天鹅。你们大人难道不懂吗?”

我哑然失笑,忙追问:“你见过真正的鹅吗?”小侄女摇头,一脸正经地回答:“没有亲眼见过,但我吃过。妈妈说烧老鹅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呢,她经常带我去饭店吃。”

已经上了四年级的侄女是个优秀的孩子,可谓琴棋书画,样样涉猎。每个周末,兴趣班连轴上。小侄女还特爱阅读,知识面的广博,已经远远超过了同龄的孩子。如今,她却问了我一个问题:鹅为什么是黄色的?

我叹了一口气,幽幽地应了一句:“因为鹅在很小的时候,绒毛就是黄色的。”侄女低着头,只顾用脚踩着松软的银杏落叶地毯,隔了好一会儿,才轻轻地回应了一个字:“哦!”

我是扎根于农村的人,也许不该对城市里的新生代的“无知”有任何意外。但我总有种隐隐的担忧,一个整天忙着弹钢琴,拉小提琴,做陶器,练书法的全能孩子,即便他们经常跟着父母游遍祖国名山大川,即便他们经常参加活动去国外家庭体验生活,但他们唯独少了与乡村零距离接触的机会,少了对大自然全身心地参与与体验。

只有当我们的孩子学会去关注春天枝头的第一朵花,秋天树木的最后一片落叶;春天从南方飞来的燕子,秋天从北方飞来的群雁;春天第一场雨,秋天第一次寒霜……我们的生命教育才真正开启,我们的引领与指导才有意义。大自然的洗礼,永远比父母和老师教育更厚重恒远,更隽永深邃。

只有来到大自然里,回到乡村,与大地亲热拥抱,像我侄女这样学业优秀的孩子才不会好奇地询问“鹅为什么是黄色的”这种令人尴尬的问题。